



1

雪山之上,阳光像穿沟入壑、活蹦乱跳的小牦牛,而率先绽放的报春花,沿溪水蜿蜒起伏。巴贝骑在一匹枣红马上,我跟在他的身后。其实,这一次离开羌寨,是因为巴贝的父亲要出趟远门,需要巴贝来照看几天牦牛群。

我是巴贝的邻居,来时的早一天傍晚,巴贝在学校门口截住了我,他背着一个书包,对我说,扎图,跟我放牦牛去!我对放牦牛已然没有兴趣,愣在那里不予理睬。巴贝见我不动心,说,我把那兜雪莲花给你!嘿,雪莲花呀,多难得!我马上心动了,便一大早和他来到了岷江之上的草地。

前面是一条湍急的河流,我们必须穿过。巴贝找了一处浅滩,骑马大胆地涉水而去,他说,别怕,这里水浅。浪花拍击在马的肚腹上,四蹄踢碎了浪花。水中的鱼与石头、水草和微尘,被浑浊的波澜掩盖了。我紧跟其后,终于到达了河的对岸。远远的,我看见许多的碉楼和羌寨。

巴贝说,早上的草地真美啊!我说,六月的草地是美的。

巴贝的父亲在帐篷外面等我们,他等我们一到就走了。我把带的包裹丢进帐篷,发现这个帐篷经过一个冬天的考验,只有一面没有破洞和裂缝。巴贝没有闲着,在长筒里捣酥油茶,准备早餐。他边捣边说,雪山的风不厉害才不正常呢。他的捣杵在长筒里不断抽动、挤压、撞击,茶、奶酪、水,以及花生等作料混合的清脆之声,从早晨的阳光里穿透出去。

2

从帐篷外进来了一只狗。巴贝喊它,都都!都都俨然老了,身上的毛发已经残破,但牙还可以。我围着帐篷转了一圈,这个巴贝父亲在草地上放牧的临时住所,还是单薄了一些。

这一日,都都在宁静的夜里突然狂吠起来,声音穿过了一处荒芜残破的羌屋。在浓密的一处草丛,一只狼躲在空空荡荡的石砾旁匍匐、观察。牦牛蜷缩在浅草上,天穹如刀锋般幽蓝,好像寂寥得没有生命。

巴贝翻身起床,喊,扎图!扎图!我惺忪着眼,道,喊什么哩,搅了我一个多好的梦。有狼!啊,狼呀,我不由胆怯了起来。巴贝牵着拴在木栅门上的马,手里握紧了马鞭,向牦牛群奔去。我也不敢怠慢,骑上马,喊,都都,都都!

都都边跑边狂吠。狼早听到了我们的吆喝,一双发出绿光的眼,在草地上尤其明亮。月光照在它的身上,像一面灰白的崖朵。它的舌头猩红,仿佛一个红柿子。巴贝把一束灯光打在狼身上,它恐惧地伏下了偷窥的头。

我说,吓吓它就行了。巴贝说,不弄痛它,它还会再来。

这时,都都已翻过了一道土丘,逼近了狼藏匿的一堆石砾。公牦牛也起了身,它们嗅到了空气中弥漫着的狼的气息。狼感到它的埋伏已经败露,不再自取侮辱似的强攻了,准备掉头跑。都都追逐在狼的身后,毕竟年老体衰,只追了一段,便瘫软在了草地上。我觉得都都蛮有种,都没有正确衡量自己的实力,赴死似的。

但是有一条公牦牛太出乎我的意料,它撒开四蹄,猛追着狼。狼被它逼迫得停下了脚步,与牦牛对峙。而牦牛呢,把头颅一低,用尖尖的犄角抵撞了过去。狼的身子很灵活,巧妙地躲开了牦牛强大的身躯。牦牛笨拙地刹住脚,抬头看了狼眼,又疯狂地朝狼猛撞过去,这一次狼来不及躲避,被牦牛的犄角挑起,重重地摔在了草地上。

狼瘸着腿逃了。牦牛愤怒地不断用头颅抵撞着草地,掀起的草泼到了我的身上,它在奋力警告逃跑的狼。都都在巴贝的怀里眯着眼,舌头长吐,喘着粗气,样子委屈极了。它休息了片刻,好像恢复了一些体力,挣扎着要去追狼。

我说,狼都跑远了,还追个啥啊!

巴贝说,过去,都都可是一只看牦牛的好狗呢,是现在老了。

我说,再喂一只嫩狗啊。

好的嫩狗难找,去年喂了一只,被狼叼走了。

都都挣扎了一会儿,安静了下来。牦牛群也慢慢回归了宁静。

3

草地上的花在阳光的温照下,更加令人沉醉。松树、苹果、红脆李,以及挑着白雪和轻云的雪山,都在花蕊中绽放。岷江上的布谷和画眉,在长长地、尖尖地叫。蓝天弯曲、辽阔、空远。我骑在马上,像一只愉快的红狐。

巴贝在帐篷里煮早饭,经过了昨晚大半宿的折腾,好像空气都是软绵绵的。一袋雾岚在远处飘,雪山在其间隐隐约约。巴贝问我早上喜欢吃什么。我看眼前的巴贝,像雪山上的那一朵雪莲,洁白无瑕,身边缭绕着一袋炊烟,像他手上一尖尖的刀刀。他是个麻利的小伙子。我看着他勤快地在我眼前走来走去,不一会儿就烧好了早餐。

待我坐定,他问,喝牦牛奶吗?我点了点头。他走出帐篷不一会儿,就给我端进来一碗新鲜的牦牛奶。这是刚从母牦牛身上挤出来的,像一束阳光照耀进碗里。巴贝夹给我一块肉,他很客气。我说,自己来。

我们吃过早饭,巡视了牦牛群,看见一只小牦牛病恹恹的,它洁白的毛,像雪,被尘土掩住了。巴贝说,肯定是受了昨晚的惊

吓,让它生了病。不会吧,我说。巴贝抚摸着它的额头,又摸了摸它的鼻翼,热热的,很干燥,说,应该是感冒了。

巴贝起身进了帐篷,煮了一锅雪莲花。我帮巴贝撬开了小牦牛的嘴,咕嘟咕嘟灌了下去。这时,阳光像细碎的金子,遍洒在浩瀚的草地上,酷烈地长歌。一声声牦牛的叫,悠长、突兀,又很有韵律。小牦牛听到母牦牛们的叫声,把疲惫的头抬了起来。等过了一个时辰,生病的小牦牛提起四肢,钻到了母牦牛乳汁丰满的肚腹下。

在雪域……

刘群华



巴贝给小牦牛加了餐,铲了一勺玉米面,又喂了一点土盐。他有信心地说,这只小牦牛应该死不了。一只鹰盘旋在牦牛群的上方。鹰的翅膀黑褐,在草地上像一粒浓郁的墨点。它的出现,让草地上的动物都绷紧了神经。

鹰有时会偷袭牦牛群。当它选定一只小牦牛的时候,作为猎物的小牦牛便难逃它的魔爪。巴贝说,我去看看牦牛群,我们都骑上了马。正在这时,鹰突然收了翅膀,像坠落的石块一般砸向了一只刚生下来没几天的小牦牛。这只小牦牛离开了母牦牛,也远离牦牛群,正在草地上独自快乐地玩着。

鹰落下来的时候,用宽大的翅膀蒙住了小牦牛的双眼,让它眼前一黑,心里一紧张,脚下一踉跄,便摔倒在了草皮上。如果巴贝再慢一点,鹰便会在小牦牛的脖子上啄出几个血洞,然后用利爪把血洞扩大……好在巴贝及时赶到,听到了他的鞭子声。他抬起头看了一眼奔奔而来的巴贝,万般不舍地放下了小牦牛。小牦牛只是受到惊吓,没有受到皮肉之伤,哞哞地叫了几声,紧接着,一只母牦牛就从牦牛群中奔了出来。

4

在草地上放牧,真是危机四伏啊!回到帐篷,巴贝嘴上还没有放下那只该死的老鹰。巴贝说,扎图,我应该把这只草原上的鹰和狼全都杀死!我说,怎么可能呢?草原那么大,它们又居无定所。正说着,草地上的风骤然大了,乌云笼罩了阳光,整个草地像蒙上了一层夜色。这是大雨要来的前奏。果然,不一会儿,大雨从乌云里倾泻下来,落在岷江上,宛若一支羌族女人头上的银簪,闪烁着雪一样的光泽。

我欣赏着草地上的雨,突然,帐篷外传来马的嘶叫声,接着有人跳下了马,掀开门帘道,巴贝,在不?来人叫着巴贝父亲的名字。我定睛一看,是羌寨里的老邻居克兰叔。克兰叔抖掉身上的雨水,对我们说,快烧大火,我得烤烤。

巴贝赶快往火塘里添加松木。很快,克兰叔的身上冒出了很多热气。巴贝又在火塘里温了一壶酥油茶,克兰叔喝了,说,这下真的舒服了,好像一身都暖了。

看着克兰叔的样子,我们的脸上写满了疑惑,克兰叔等稳住了身上雨水浸润的寒凉,才说,我的一只牦牛感冒了,需要一兜雪莲花煮水。巴贝说,我刚煮了一兜,只剩两三兜了,我还要用,可能有点难。克兰叔说,怎么也得给我一点。巴贝很犹豫。

我说,巴贝,把你送我的那兜给克兰叔吧。巴贝说,你不要了?我说,救牦牛要紧。克兰叔的牦牛群在草地的另一座山头上。他收了巴贝的雪莲花,起身望了望门帘外的大雨。雨还是下得起劲,没有停的意思。克兰叔说,再等一会儿,如果不停,我冒雨也要走。过了好一会儿,乌云渐渐散了,雪山又明亮清晰了起来,远处的森林、海子、冰川、狼,都恢复了往日的生机。阳光在帐篷上静静地流淌,溪流龙吟不惊,穿过了草地。

克兰叔欣喜地看了我们一眼,嘱咐道,晚上小心。然后头也不回地跳上马,走了。我不甚了解克兰叔这句话的意思,为什么晚上要小心呢?是他的经验,还是他看到了什么?我开始看不透雪山和草地了,好似一只孤独的雪豹,从远处走来,一点点被阳光慢慢覆盖、吞噬了。我仰望峭壁的牦牛,感到天地间有片刻的轻松和停顿。

5

夜晚又无预兆地来临。克兰叔没头没尾的一句话折磨着我和巴贝。月光一丛一丛地铺陈于雪山之上,草地上的灌木和深草,深藏着复古的迷茫和深邃。我和巴贝骑在马上,不断巡视着牦牛群。到了后半夜,我们终于敌不过来袭的睡意,躺倒在了帐篷里。

蓝天之上,闪烁的星星无声无息。那晚被牦牛抵撞的狼又来了,这一次不是一只,而是一群。都都敏锐地看到狼,它从帐篷里钻了出去。巴贝也翻身而起,我更不敢懈怠。巍峨的雪山将草地山上闪烁的狼眼映照得更加清晰可见。

这一次,七八只狼分成了三四伙,从三四个方向围拢而来,似乎包围了梦吃中的牦牛群。在一个高处,一只狼不断地长嚎,前面七八只狼的步子迈得谨慎,突然,狼群中跳出一只,钻进牦牛群里驱赶着牦牛。牦牛被惊得四处奔逃,七八只狼穷追不舍。

我骑在马上,看着狼群精密的部署,发现它们的围剿技术好极了。它们用一只狼干扰牦牛群的队形和秩序,然后在运动中找到较弱的一只牦牛,再发动围攻。巴贝有些急了,他

没见过这么多的狼。我猛然想起克兰叔的话,猜测他在途中避雨时,也许是在草地的附近看到过这群狼。

月光直射到狼的身上,白亮、刺眼,反射出雪山中隐隐约约可见的崖头,让人意识恍惚。我狂吼着驱马冲击了一侧的狼群,在狼闪着寒意的眼光中,我愤怒地将佩刀从逼仄弯曲的刀鞘中抽出。狼群被我的马冲得不断后退,这时的都都勇猛异常,与一只狼厮杀在了一起。巴贝也驱赶着马,在另一侧的狼群中来回进退,把狼群的包围圈冲得七零八落。一头牦牛正与一只狼对峙,见状,越来越多的牦牛围了上来。

牦牛群的气势瞬间上涨,它们犄角上的光芒,让狼陡然生出了几分胆怯和志忑。

站在高处的那只头狼,见狼群失了章法,还在威严地长嚎。我径直朝它杀了过去。我有个简单的想法,只要头狼出现危险,狼群就会失去坚持下去的动力。头狼在我的追赶下恐惧地后退,领头那几只狼也跟着后退。最后,那七八只狼被我和巴贝,都堵到了一处土丘下。

我知道它们已入绝境,土丘十分陡峭,它们难以爬上去。都都的身上有几处猩红,我看到一只狼的身上也有几处猩红。巴贝对我吆喝一声,冲进了狼群,都也都跟着冲了过去。我守住前沿,让狼群轻易不敢出来。巴贝的弯刀在月光中划出了光滑的弧线,我终于听到了一只狼悲凄的惨叫。他的刀砍在了狼背上,狼血溅在了旁边嫩绿的草叶上。受伤的狼翻身跃上了土丘,从仅能容纳一只马蹄宽的山道上逃走了。

都都和一只狼纠缠在了一起,那只狼一时脱不了身,但都都的体力开始下降,它的狂吠逐渐低沉。狼群不敢下来,眼睁睁看着那只狼与都都反复地撕咬。只见,一会儿狼扑在了都都身上,一会儿都都又扑在了狼的身上。但是,狼明显还是更加健壮一些,牙齿锋利多了,尖尖的獠牙插进了都都的脖子里。都都眼睛圆睁,四肢收紧,已经快坚持不住了……

巴贝见了,慌忙跳下马,挥刀砍了压在都都身上的狼。狼松开獠牙,后腿一蹬,抖落着身上的土,随后敏捷地跟上了退去的狼群。

巴贝抱着奄奄一息的都都,缓缓回到了帐篷里,都都的血染红了它身下的土地。

我说,它不行了。巴贝好像没有听见我说话,慌慌张张地找出一兜雪莲花,捣碎,敷在了都都的伤口上。都都的气息微弱,眼睛深情地望着巴贝,仿佛在说,别浪费雪莲花了,我真的不行了!巴贝抚摸着它的毛皮,抽泣着说,你不会死的,都都!

夜色渐渐淡了,晨曦在月光下铺开。我感到此刻对生命的热爱,胜过以往任何时候。我从风刮来的方向看去,一棵树的枝叶上,绽开了几朵不起眼的小花。

说快也快,说慢的确也挺漫长,从1998年春到这个秋天,我来天津已经二十六年多了。宁园虽说就坐落在单位附近,可这些年去过的次数却不多,一般春、夏和冬天要去几次,春江水暖鸭先知,一池池红的粉的白的荷花,还有白雪皑皑下的寂静悠远,还是要近水楼台去看。至于秋天的记忆,则要苍白不少,模糊记得曾在那里拍过残荷,也伤感过落叶。

最近一段日子,各种情绪在心里纠缠在一块儿,整个人像是烂了根,断了线,百无聊赖。我想起了宁园,在一个中午去看它。从东侧门进园,还是沿着那条湖边的柏油小路往前走,忽然觉得整个园子都变了,它的神态、气息、味道,都有了很大的不同。

变化比较大的要数园里的白蜡树了,在一众日渐消沉的绿色中间,它的一树金黄脱颖而出。而这还不是它的全部,园里的白蜡都是比碗口还粗的大树,看它们不能只流连其中的一两棵,需要走遍整个园子去看。只有这样,才会发现它们不仅长得稳健挺拔,聚在一起更有一番别样气质。

月季园前甬道两侧约二十多米的那两排特别有气场,是游客们的打卡地。“静波观鱼”湖畔,有十多棵临水而居,别有一番柔美风韵,还有叠翠山前对岸的三五成群,“钓鱼台”和“静心亭”外的孑然独居,无不显示出当初园艺师们布局的别具匠心。

我对白蜡树一见倾心,也不能仅仅因为喜欢它的浓浓秋意,应该走进内心去欣赏它的美丽。这么多年,它的根扎得很深、很广了,树身还是三两棵,可地下的根早已是千千结,紧紧缠绕在一起了。还有它们的树干,白蜡树皮不像榆木和槐树,仅从皮色和粗糙度上看,是很难判断出树龄的,不论是粗的,还是细的,不管是园子里的,还是街面上的,皮色都是整齐划一的深灰色,外皮紧致光滑,树干也圆润挺拔。当然还有它们的树叶,有刚刚泛黄的,浅黄的,金黄的,有的在空中飞舞,有的匍匐在地上,它们不能以一句“霜叶红于二月花”一笔带过,如果说它们是一团火,一定不是熊熊燃烧的火焰,而是“竹炉汤沸火初红”的温馨,还是“篝火荧荧耀夜芒”的诗情。

宁园有前门、后门和东侧门三个门,里面的路也是四通八达。不管从哪个门进园,都会越走越热闹。这里是大爷大妈们的乐园,有的相伴而行,还有歌舞群,自拍群,特别是大妈们个个都是“俏夕阳”,虽然没有了青春的容颜和苗条的体态,但她们为你呈现着从容、饱满和优雅,精心装扮,太阳镜、小礼帽、肩背靓丽的小挎包,打扮得比新娘还精致。

月季园、大雅堂、秀兰轩前跳舞的,二七礼堂前唱歌的,海棠园里打太极的,文化宫旁边打乒乓球的,长廊里时不时传出萨克斯和小号的悠扬,让园子的秋天更加色彩缤纷,生机盎然。

园子里有一座立交桥,是以近代维新派领袖梁启超先生字号命名的石拱桥,每次到园里来,我都要在桥上待一会儿,感觉这里应该是整个园子

1
九河下梢,沽多
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渡口

一水一心性
一岸一烟火

2
燕山雪,李白吟过
古渔阳边塞,杜甫写过
黄崖关隘口,戚继光守过
说不尽的燕赵风云
有悲歌,也有神曲

3
用海与河为一截水命名
不关猿声和睡莲
只为碧波帆影载着正襟的日子
走向地平线
与遥远的世界对话

4
回到风雨中,一部中国近代史
浓缩在天津。沿途的风景婉曲
如蚕
音乐滑过墓碑
半是泪水,半是疼痛
镜子里的天空恍惚
我听到金属爆裂

5
精卫鸟飞起来,像一束光
扫描了千年万年,终于
定格在沿海的高贵。整座城市
以某种图腾的名义抬高了
故乡的花开始歌唱。静水流深
的日子
发出理性的光芒

6
多像一条营养不良的鱼
心中的大海从未拍岸惊涛。幸有
春天的故事降临,天津港
如得一撤求医皇榜恩赐,在时间
深处
长出一个浩瀚的星座
月如镜,我看到中山先生的影子

7
近水总能勾起兴致。暴雨后
原始的滩涂跑出许多老虎和豹子
这是四月。那面先锋大旗
插在滨海人的肋骨上
转运的版图一寸一寸拓展
天有神鸟,衔来云端的贺词

8
每逢春天
游桃花堤,访天子之渡
站在心中的地标,作为追风人
敢向时间借一匹快马
追踪乾隆,扩大梦的界限

9
放下心结,走近“万国建筑博览”
如欣赏一部固态音乐。我相信
有些美好的事物来自远方
更有,现实因历史和丰满
或许,那位被誉为青年鲁迅的老人
此刻,正临窗眺望

10
初夏,月季花盛开
每个早晨被炫得姹紫嫣红
我以一方水土对春天的思考
独坐花前,阻止虫子靠近
多年了,评选市花的照片已经泛黄
我依然陶醉于岁月的美

11
不见烽火,也没有哭声
大秦的风吹来,天空湛蓝
一个不灭的灵魂神情笃定
作为后来者,我报之以重修长城
并以人民的名义,石刻:
公元1568年,黄崖关下
一匹烈马长啸

12
绿得像一块古玉。傍晚的风景
是无限充盈的蓝氤氲盘山梦
在悬崖峭壁处展开



天津印象十八拍

乔富源



13
京剧的风景丢了
时间流下了泪水
有思远之人问道生旦净末丑
寻找重现经典的法门
音配像,艺术的天窗打开
人们细数星星

14
以生态命名一座城,渴望
与云朵和鸟儿住在一起

15
天上一个月亮,水中一个月亮
参透沉默的旁白,和谐流入镜中

16
赤橙黄绿青蓝紫。非抽象
是以另一个模本编织梦的摇篮

17
我走出自己的房间
天地人,一个完整大美的家园

18
灯光夜景铺开时一切都像幻觉
水面上,一个“美”字滑动
历史从两岸风貌建筑中陈列开来
一柴一哨吹,一景一故事
说到情深处,灯火阑珊
我听到海河儿女的心声

19
为了一次大悲,你重新回到人间
以旷世的空证实某种高度

20
祈祷的人满身伤痕
香火之上,有你月光般的先见之明

21
尘归尘。待一切平静下来
大悲院,人们匍匐在地

22
并非为了一场雨
一阵风追逐一阵风
广场的灯熄灭了
跳舞的人坐在长椅上,心有旧痛
“将落叶想象成落雪”

23
面朝大海,做一个春天的倾听者
我相信伟大执念的力量
可以泛滥成野火,绿色,似锦繁华
还有从远方飘来的诗
跨越乡愁,在天地间共鸣
本版题图 张宇宁

说快也快,说慢的确也挺漫长,从1998年春到这个秋天,我来天津已经二十六年多了。宁园虽说就坐落在单位附近,可这些年去过的次数却不多,一般春、夏和冬天要去几次,春江水暖鸭先知,一池池红的粉的白的荷花,还有白雪皑皑下的寂静悠远,还是要近水楼台去看。至于秋天的记忆,则要苍白不少,模糊记得曾在那里拍过残荷,也伤感过落叶。

最包容、最欢乐之地。在桥上活跃着一个器乐队,乐器有非洲鼓、铃鼓、沙锤、吉他,快板居然也是主打。初次遇见他们,大家正在演奏《拉萨夜雨》:“拉萨夜雨细雨淋响了心的铃铛,踏着晨钟暮鼓的召唤,在离你最近的路上……”

阳光下,一位满头银发的老大爷,坐在助力车上弹着吉他。三位鼓手别看都退休了,扮相超酷,两位男鼓手都是头戴棒球帽,戴着大墨镜,一身黑T恤牛仔裤,小包鞋擦得锃亮;另一位女鼓手也精心化了妆,头上包着黑色网眼头饰,口红涂得很鲜艳,上面是黑色紧身衣,下面是灯笼裤,“咚一嗒嗒一嗒”鼓点

叶似篝火

郑建伟



打得风生水起。打沙锤的大姐头上扎着粉头巾,穿着一身翠绿色的练功装,整个人随着音乐在摇摆,嘴从没合上过。打快板的是两位年纪应该七十岁往上的身材娇小的大娘,都穿着彤红的毛衣,一边打板、一边快乐地舞蹈,像跳动的篝火让周围的树、水、树、人,都有了温度。

这个群是自发的,银发老爷子还是一名出色的鼓手,男鼓手的吉他也弹得特有范儿,这几天又学起了舞龙队,戴粉头巾的大姐舞也跳得有模有样。龙头不时有新成员加入,今天多了两个鼓手,明天又添了尤克索里和两三面鼓。女鼓手指着小推车说,每次来,乐器都是能带尽带,谁爱玩嘛玩嘛。一个“玩”字,把素不相识的大爷大妈们和各种不同流派的乐器聚在一起,弹出了从容率真,跳出了云淡风轻。

“蒋二为”我在宁园只遇见过一次。一天,在经过二七礼堂时,我发现堂前长廊里挂了一条“蒋二为为百姓唱响津门”的条幅。口气挺大,“大为”的弟弟来头肯定不小,好奇心驱使我往长廊里找了个地方坐下来。不一会儿,一位中年妇女陪着一位白胡子大爷和大娘走来,和“二为”一起的还有位戴眼镜的阿姨,不时地给场下的音乐爱好者,作一些发声指导,看模样像是一位退休音乐老师或是文艺工作者。一名游客问她,“二为”是蒋大为的弟弟吗?她说,不是,但“二为”唱得不比大为为差。我在一旁听了暗自好笑,这“二为”可真够自信的!

“二为”登台后演唱了《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敢问路在何方》《骏马奔驰保边疆》等歌曲,台风和蒋大为为挺像,感情投入也很充沛,可业余毕竟就是业余,演唱水平跟歌唱家没法比。休

息期间,这位阿姨坐到我们面前闲聊,她说自己今年72岁,“二为”66岁,着实让我们吃了一惊,论长相和精神头可真不像。阿姨说她和“二为”已合作六年了,天津市区唱歌的热门打卡地他们都去唱过。她还告诉我们,她是一名大夫,每周二、四、六、日出来唱歌,一、三、五在家给患者扎针灸,天天都在赶场。她说过的两句话我记在了手机里,一句是“人老不能闲,最大的敌人是自己”,另一句是“老年人也需要浪漫”。

我在宁园还受过“伤”。2015年,也是深秋季节,我和妻子带着父母、岳父母四位老人,从老家到天津体检,之后到宁园转了转。四位老人第一次结伴出行,沿着湖面一路看风景都挺高兴,岳父还临水吼了几嗓子。路过仲儒桥时,我临时起意准备给他们照一张合影,但最终还是没有照成。中午,我们在宁园前门附近一家小饭馆吃了涮羊肉就回去了。谁能想到,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2016年春天,宁园里的紫薇首次绽放,一天早上,突然接到大哥的电话,说父亲一早上厕所时摔倒了,刚在县医院照完片子,胯骨轴粉碎性骨折,需要做置换手术。那年父亲70岁,是他第一次病倒,从小到大都是他照顾我们,看病、吃药,这次该我们尽孝道了。

手术后,父亲恢复得挺好,没过几天就能慢慢地行走了,我们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可天有不测风云,短短四个月后,他莫名其妙地上吐下泻,又做了胆部切除手术,一百多天内两次手术,父亲躺在床上再也没能起来。那年年底,身体一直特别好的姥姥查出血管瘤病,去北京做手术再也没有回来。父亲卧床期间,因工作原因我只能在周末回去照顾他两天,日子都压在了母亲和大哥身上。

2022年3月8日,父亲永远地离开了我们,当时我正在北京支援冬残奥会安保,没能见上老人家最后一面。这些年我一直在自责,应该给四位老人照张合影,应该带老人们到天津游玩吃顿包子,父亲、姥姥活着时都是把最好的留给孩子们。追悔莫及已成空,一切都晚了。每一次到宁园,这两件事就一直在拷问我,特别是在路过仲儒桥时,我内心非常纠结,既想起那段美好的回忆,又陷入深深的内疚。

近一段时间,我的伤口慢慢地愈合,再来到园里时,总会想起去年结识的公安作家李群,他与白血病抗争了十几年,2014年,当他暂时从死亡的深渊逃离时,写了一首诗《活着就是春天》。“秋山微凉,旭日如暖,我从天堂活着回来,才知道,人间到处是春天。”逝者安息,生者珍惜,这树、这人、这水、这风是多么美好,我从容地走过小桥,去拥抱桥那边的灿烂阳光。

文艺周刊